

后翼棄兵 女性的脆弱與堅韌

記者 鄭惠心 文

2021/03/14

Netflix熱播劇《后翼棄兵》女主角安雅泰勒喬伊 (Anya Taylor-Joy) 憑著精湛演技拿下金球獎最佳女主角，年僅24歲的她，有著一雙勾人的靈動大眼，以優雅迷人的姿態於本劇展現女性溫柔而堅定的力量，勾勒出你我或許都曾經歷過的成長煩惱，更藉此帶出1960年代日漸高漲的平權意識。精緻的場景與構圖、講究而充滿時代感的服裝，替本劇增添不少美學風采。



《后翼棄兵》劇照。(圖片來源 / [IMDb](#))

不懂西洋棋也能感同身受

成長從不是件輕鬆容易的事情，劇中女主角貝絲終其一生都在失去與追求，自幼喪父的她目睹了生母自殺，無法與啟蒙導師薛波先生博弈，雖被領養，但同時也得和摯友喬琳分別，而後唯一的精神支柱養母也因病離世。

年紀輕輕的她不斷面對生離死別，為內心世界帶來極大的空洞。外表看似獨立的她，內在實則為脆弱而敏感的少女，陪伴她的只有無盡的孤獨。觀眾或許對於西

洋棋的規則和術語不甚理解，但成長過程中的陣痛，卻多少能感同身受。那些種種的不安全感、不明所以的躁動和自我懷疑、滿腔難以宣洩的憤恨不平，全都反映在了貝絲的西洋棋世界中。

貝絲將自己封閉在黑白方格之中，因為在這裡，她不必面對那些失落與空虛、難以抓緊的幸福和無法預測的未來。在棋場上宛若女王的她擁有絕對的控制權，棋路總是強而猛烈的攻擊，彷彿是她對於無常生命的憤怒吶喊。面對現實的無助，貝絲選擇以酒精和藥物麻痺自己的感受，養母過世後更是變本加厲，任由自己在情感的空虛中載浮載沉。這些不完美的缺點，也使角色的立體與鮮明度更為突出。

適時的展現脆弱不代表不夠堅強

情感的空虛是如此沈重，如同沼澤般不斷拉著貝絲下墜，孤單的她想要抓緊浮木，卻不知該如何伸出手。渴望愛與歸屬的貝絲對人卻冷漠抽離，從小在孤兒院長大的她習慣壓抑自我，唯一的情感出口養母離世後，雖不乏有男性友人對她釋出愛慕之意，但她卻始終保持距離，一再推開。

「強大的人不怕孤獨。」(The strongest person is the person who isn't scared to be alone.) 貝絲的生母曾對她這麼說，這句話使她下意識地習慣與他人保持距離，但其實我們可以不必總是那麼堅強，正是因為足夠堅強，所以更要感謝那些懂得你脆弱的人。兒時的貝絲就像隻小刺蝟，總是緊皺眉頭、瞪著雙眼，從小演員的肢體動作，觀眾可以明顯感覺出她對於外在的警覺性相當高，不輕易讓他人接近。而青少年時期的貝絲雖仍舊有些孤僻，但逐漸學會表露自我，自然地表達喜怒哀樂。



與兒時玩伴喬琳叶露心聲的貝絲。(圖片來源 / IMDb)

隨著劇情推進，貝絲也逐漸發現，她已不再是當年那個孤苦伶仃的小女孩，她的世界除了西洋棋，還有始終關心她的薛波先生、從沒忘記過她的兒時玩伴喬琳，讓她可以卸下防備，去放聲大哭、依賴他人，展現自己脆弱的一面。最後的世界大賽時，過去的對手已成為她的好戰友，在地球的另一端給予支持，這時的她再度理解自己不是孤軍奮戰，更讓她重新振作、鼓足勇氣，贏了這場屬於她的「局」。

女性主義的本質為「平權」

女性主義學者Amy. R. Baehr將「自由主義女性主義」(Liberal Feminism) 定義為「通過個人自主和政治自主保障女性的自由權利」。現代平權意識高漲，而女性主義 (Feminism) 的核心價值，在於追求真正的性別平權，而非一味袒護單一性別或給予特定性別相對較多的權力。實踐性別平權的第一步，為擁有平等的「自主權」。

《后翼棄兵》不過度著墨與放大女性角色所受的不平等對待，也不刻意營造充滿限制與壓迫感的大環境，而是以種種細節和鋪陳，帶領觀眾切身體驗60年代隱藏在社會結構之下看似無害，實則不合理、不公平的「不自由」，以及性別框架下的僵化的社會角色期待。本劇之所以不落俗套，在於劇情設定並沒有陷入「孤兒努力奮鬥、打破性別刻板印象」等老套的窠臼之中，貝絲其實從來不是為了讓世界更美好而下棋，也不想特別去證明什麼，而是因為對於西洋棋純粹的喜愛。不想被定義、不想被貼上標籤，正是貝絲這個角色想傳遞給觀眾的價值。

反映近代女權的覺醒

60年代的美國是一個改革的時代，反戰思想、平權意識、學生運動在社會上蓬勃發展，女性主義的思想也於此時萌芽，但即使是在這樣的年代，父權社會中隱性的不平等仍舊存在。報章雜誌都只強調貝絲是個女孩，而非天賦異稟，因為沒有人真的相信，她可以表現得跟男性一樣好。「報導大多在強調我是一個女孩，應該沒那麼重要。」貝絲不理解，她為什麼會因為身為「女孩」而出名？





接受採訪中的貝絲。(圖片來源 / [IMDb](#))

「女子無才便是德」的傳統觀念，讓孤兒院長、比賽的工作人員，都對貝絲的才華與能力抱持著懷疑與輕視，即便是作為支持後盾的薛波先生與養母，一開始也不認為她真的有能力可以擊敗男性，更不要說在男性主宰的西洋棋世界中佔有一席之地。但貝絲可不是那種受到阻擾就輕易放棄的女孩，一次又一次的，她握緊手中的「自主權」，替自己做出了選擇。

貝絲的服裝語言

服裝是無聲的語言，能夠替一部好劇打造精緻的細節，既能夠透露角色的性格，也能重現濃濃的年代感，更好的引領觀影者進入劇中世界。《后翼棄兵》服裝設計師 Gabriele Binder以巧妙的手法，呼應了主角的人生際遇和心境變化，考究的服裝宛若一場迷你時尚秀。從小在孤兒院長大的貝絲，總穿著僵硬制式的白襯衫，搭配灰、黑等低彩度的吊帶洋裝。被領養後由於預算限制，繼母在百貨公司買給她的是老氣的折扣衣物。因此當她第一次贏得獎金時，除了西洋棋組，買下的就是代表棋盤的格紋洋裝。



貝絲在百貨公司中買下了格紋洋裝。(圖片來源 / [IMDb](#))

到了巴黎參加國際賽事，貝絲身著粉白相間的毛呢大衣，柔和明亮的色調替她增
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@NCTU

添了更多女性的溫柔與魅力，也暗示了在男性主導的西洋棋世界，她可是不容小覷的。劇尾於俄羅斯參賽時，米色底的黑色格紋大衣，更是簡單直接的「明示」了西洋棋盤。平時的休閒打扮常選擇簡約的黑白上衣，以幾何圖案做為象徵。為了打造時代感，劇中也曾出現樣式花俏的花格子襯衫與粗黑眼線的煙燻妝，描繪出60年代的時尚潮流，也同時向傳奇名模崔姬（Twiggy）致敬。



身穿粉白大衣於巴黎購物的貝絲。（圖片來源 / [IMDb](#)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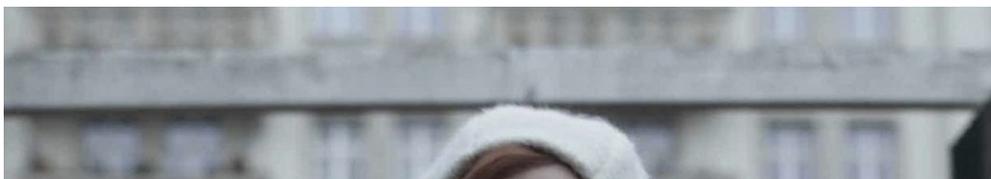


穿著格紋花襯衫參加比賽的貝絲。(圖片來源 / [IMDb](#))



誇張濃黑的眼線，向名模崔姬致敬。(圖片來源 / [IMDb](#), [Nation Portrait Gallery](#))

全劇的最後一幕，貝絲贏得了世界冠軍，於莫斯科的街頭自在漫步，全白的套裝宛若西洋棋中的白皇后，這時的她已不再受困在方格世界中，不再被自我束縛，而是忠於自己的女王。





雪白套裝，展現貝絲堅韌的力量。(圖片來源 / [Instagram](#))

關鍵字：《后翼棄兵》、性別平權、美劇、西洋棋

縮圖來源：[IMDb](#)



記者 鄭惠心



編輯 楊竣筑

